

03



武生泰斗畫叫天

新張號

劉天華 著

8

武生泰斗盖叫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625印张 135,000字 印数：1—5,75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I1086·119 定价：1.05元



盖叫天晚年在杭州金沙港家中。

盖叫天《武松打虎》剧照。



盖叫天演出《英雄义》，饰史文恭（左），他的孙子张善麟饰武松（右）。



一九五九年，盖叫天在杭州排练《楚汉相争》。



盖叫天在练功。



一九五七年周总理、贺龙同志在杭州接见盖叫天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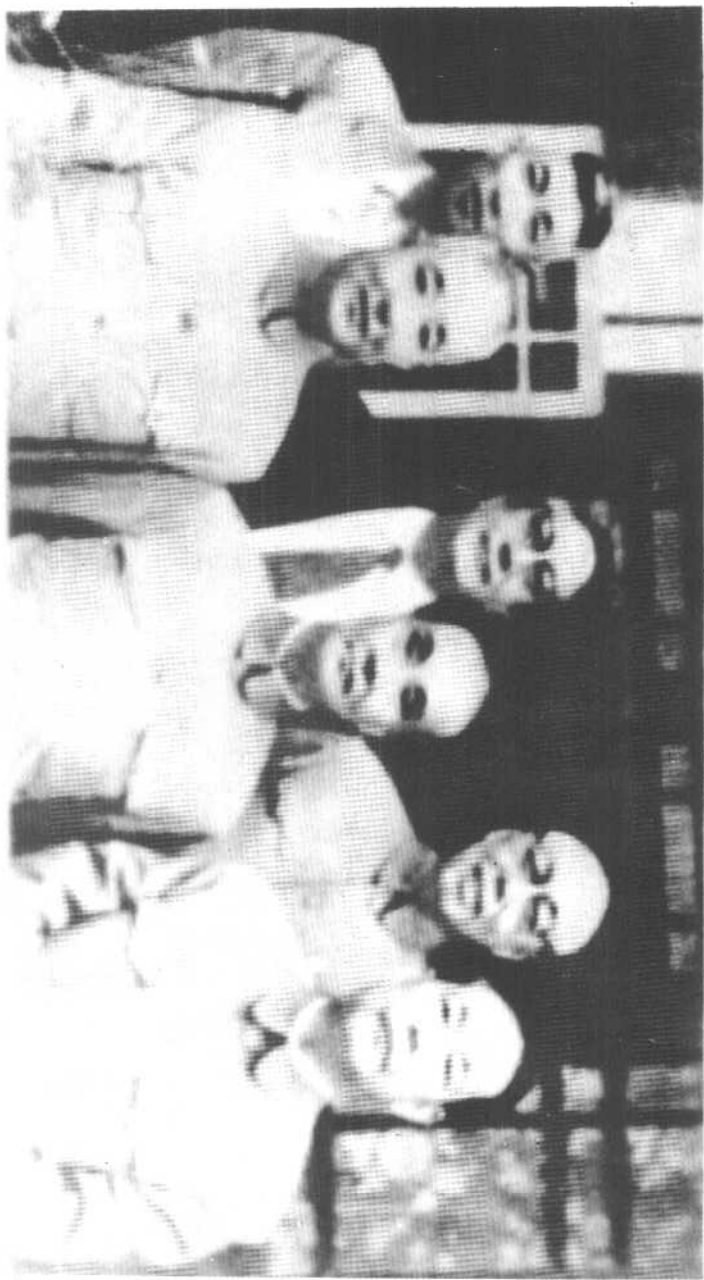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盖叫天（前左一）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后，周总理、彭真、梅兰芳、齐燕铭同志上台接见时合影。



一九五九年盖叫天（右）在上海与周信芳（左）、俞振飞（中）切磋艺术。



一九五六年盖叫天（右）与梅兰芳（左）在杭州盖叫天寓所前合影。



盖叫天（前排中）和田汉（后排右）、周信芳（前排右）、尚小云（前排左）、高百岁（后排中）、吕君樵（后排左）在一起。

目 录

引言	(1)
一、拣了一条命	(3)
二、逃荒天津	(5)
三、打“通堂”	(9)
四、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5)
五、夜遇狼群	(18)
六、饿腹唱戏	(23)
七、兄弟俩一张船票	(28)
八、上海初登台	(33)
九、易名盖叫天	(38)
十、咬破舌头血往肚里咽	(46)
十一、忍痛折左臂	(50)
十二、遇“国孝”艺人遭殃	(59)
十三、怒打清兵	(63)
十四、两位艺术大师的相会	(69)
十五、车轮下化出乾坤圈	(75)
十六、门神像前悟出霸王装	(81)
十七、三拒“堂会”	(88)
十八、不演油头粉面的武松	(94)

十九、骨断身不倒.....	ELOR/25.....(100)
二十、腿骨接反，砸断重接.....	(104)
二十一、重新登台.....	(110)
二十二、收回梨园坊.....	(115)
二十三、血性男儿.....	(118)
二十四、新鲜的演出.....	(124)
二十五、您管哪部分？.....	(129)
二十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136)
二十七、周总理冒雨回访.....	(141)
二十八、老将不减当年勇.....	(146)
二十九、故乡行.....	(149)
三十、摄影棚里的“活武松”.....	(153)
三十一、我要学高山上的青松.....	(158)
三十二、严师门下桃李多.....	(162)
三十三、艺术巨星殒落.....	(171)
三十四、盖派艺术光辉永存.....	(175)

附录（一）

盖叫天艺术活动年表.....	(177)
----------------	-------

附录（二）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盖叫天(186)
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	田 汉(191)
学习盖派艺术的一些感受.....	李少春(195)
看盖老的纪念演出.....	白云生(202)

后记.....	(206)
---------	-------

引 言

京剧，是我国最有影响的剧种，是绚丽多姿的世界艺术中一朵璀璨耀眼的艺术之花。它被国际上推崇为东方民族最有代表性的艺术。

京剧“盖派”艺术，风格卓异，独树一帜，是京剧武生重要流派之一，名驰中外，声震艺坛。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宝库增添了极其宝贵的财富，在京剧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盖派”艺术的创始人——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是河北省高阳县西演村人，生于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七一年。

他，在艰苦的困境中，以非凡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历尽艰辛，挣扎苦斗，终于成名。

他，对艺术忠心耿耿，诚笃认真，不断探索，执着追求，勇于革新，不断进取，终于形成了注重造型美，讲究表现人物精神气质，独出心裁的现实主义的“盖派”艺术风格。

周总理称赞他：“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学到老。”

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称赞他：“生动、灵活、飘逸、刚健而准确的动作，构成舞蹈的美，表现出勇敢坚定的英雄形

象……刚劲有如百炼成钢，也可以柔软得象绸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象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

田汉同志赞誉他是“南北武生泰斗”。

他，为人耿介，刚正不阿，洁身自爱，正直不苟；不仅对艺术奋不顾身，精益求精，对邪恶势力也敢于斗争。

陈毅同志曾为他题词：“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田汉同志称赞他：“数十年，就是挨饿，也保卫他艺术的尊严和纯洁，也保卫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为我国的京剧艺术辛勤耕耘几十年，他所塑造的众多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和丰富的艺术经验，促进和发展了京剧艺术，为京剧这颗东方艺术的明珠增添了灿烂光彩。

一、拣了一条命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秋。

直隶省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终于停了。几天来好象天河开了口子，哗哗的雨水往下倾泻。眼下虽说雨停了，可厚厚的云层仍象一口硕大无朋的黑锅扣压在人们的头顶，说不定什么时候雨又会下起来。

雨刚刚止住，在保定府高阳县西演村的街上便人影晃动——几天来躲在屋里的村民们纷纷出来了，他们趁雨止的空隙要修补被大雨淋漏的房顶，有的去水井挑水，也有的端着簸箕奔碾台碾面。

西演村，是冀中平原的一个穷乡村，北临潞龙河，村子地势低洼，尽是盐碱洼地，无雨地冒烟，有雨水成患。

从村中间一家院子里走出一个男孩子，他光着脚，身上只穿一件毛蓝布裤子，他光着的上身和圆圆的小脸黝黑黝黑的，脑后垂着一条小发辫，肩上用一根桑木扁担一前一后挑着四个瓦罐。

这孩子就是七岁的盖叫天。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因他长得黑，乳名叫老黑。英杰的家是佃户，没有土地，靠租别人家的土地耕种维持生计。因生活所迫，大哥英甫和四哥英俊远离家乡，外出学戏谋生。爹娘和在家的二哥英泰、三哥英才整天早出晚归下地耕种，年小的英杰过早地担起了家务：挑水、做饭……。小英杰挑水担不动水桶，他想了个办法，用四个小瓦罐挑水。两刚停住，小英杰便担着瓦罐去村南头的水

井挑水。

雨暂时停了，村里大街小巷的地上仍哗哗地流着积水，黄土坑被冲得沟沟洼洼。小英杰把四个瓦罐打满水，一头挑两个，踏着泥水吃力地往家走。

忽听一声怪异的响声，小英杰以为是天上打雷。

“渚龙河开口子了！渚龙河决口啦……”原来是村北边的渚龙河大堤被滚滚的河水冲开了口。刹时间，呼喊声、号啕声响成一片。

小英杰听说是渚龙河开口子了，就担着水罐撒腿朝家跑。脚下泥水四溅，一前一后挑着的四个瓦罐磕磕碰碰撞出一朵朵水花。

这时，已站在房顶上的小英杰父母和两个哥哥，清楚地看见洪水已顺着南街口呼啸着涌进村来了，就距英杰身后不远。倘若再下房去拉住小英杰，已来不及了，都急得直跺脚。

小英杰的父亲急得扯着嗓子喊：“老黑，快扔掉瓦罐！快跑！上房来！”

小英杰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吓蒙了。因家境贫困，有时小英杰挑水打破了瓦罐，回家难免挨母亲一顿笤帚疙瘩揍。眼下，小英杰急着跑还不放下担子，唯恐瓦罐碰破。

听得父亲的呼喊，小英杰才醒悟过来。他扔掉肩上的瓦罐，回头一看，呀！一人高的水滴沿街齐头涌来。小英杰也急了，他猛然想起年前冬天，在上海唱戏的大哥英甫回家来成亲，乡亲们都要看看在外多年的大哥学了些什么本事。大哥脱掉棉袄，运了口气，一个跟斗翻到了房上。小英杰也会

翻跟斗。可平时只是在地头、场院翻。现在他见洪水很快就涌过来了，急了眼，双目圆睁，学着大哥的样子朝自家院中那一间盛放杂物的小屋飞快跑去……

小英杰那一双光脚丫子溅起地上一串泥水，只见他腾地一个跟斗翻了上去，瘦小的身子落到了小屋房顶上。嗷嗷怪叫的洪水随即涌了过来，小英杰总算没被洪水卷走。可他并没象大哥那样——一个跟斗翻上，牢稳地站在房顶。他人虽说勉强翻上了房顶，可是头先栽在房顶上，刹时，脸、鼻子和嘴都被磕出了鲜血。

房顶上英杰的二哥英泰和三哥英才，赶忙过去把满脸血糊的英杰抱起。房下齐人高的水溜擦屋而过，土墙头呼啦塌在水中……

村里村外水滚浪翻，哭喊声、呼救声，交织混杂，格外凄惨。涌动着黄泡绿沫的水面上漂浮着箱子、柜子、死鸡、死猪，还漂浮着大人、小孩的尸体。

英杰娘一把将小英杰搂在怀里，哭喊着：“俺老黑拣了一条命啊！……”

二、逃荒天津

洪水很快泄下去了，小英杰家的房万幸没被冲倒，一家算是又熬过来了。

大秋的庄稼还未收成都被水泡了。家里存的一点陈粮也被水冲走了。一家人只好从地里拣那被水泡倒尚未成熟的棒子（玉米）和高粱，搓粒碾面充饥。可那又能维持多少天呀！

没多久，便只好靠树皮、野菜度日了。

英杰爹整天只是唉声叹气。英杰娘是火爆脾气，她一发愁就骂：“李鸿章（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是个老王八精、害人精，在他治下，百姓没法活呀！”

一场秋风一场凉。转眼霜降到了，树叶落尽，野菜枯黄。往后一大冬的日子难熬啊！

万般无奈，小英杰由他娘领着踏上了去天津逃荒的路。

茫茫原野，风卷黄沙。拖儿携女的逃难人群蹒跚在去天津的黄土路上。

小英杰刚刚上路还觉得很新鲜，不时地瞪着圆眼，缠着娘问这问那。经过长途跋涉，又累又饿，他觉得两腿好象坠上了大石头，只好两手紧紧拽着娘的衣襟，靠娘的拖拽而行。

母子俩艰辛地挪动着脚步，趑趄趑趄地走着。

临上路时，娘俩就带了些高粱面饼。英杰娘尽顾年幼的小英杰，自己那舍得吃呀！她肚内无食，满是菜色的脸上沁出虚汗，嘴唇被风沙吹得裂开一道道血口，肩背着搭裢，一步一摇晃。懂事的小英杰见此情景，不由得放开紧紧拽着娘衣襟的手，抿着嘴，鼓劲地跟在娘的身后走……

天黑了。

路边有个小店，一盏昏暗的蜡烛玻璃灯挂在屋檐下。

英杰娘跟店主说了些好话，花了几个小钱，得以在一间破屋里歇身。走了一天的路，小英杰又乏又饿，蜷偎在娘的怀里昏昏欲睡，忽地，他看见店里卖饴饬^①，那热气腾腾的

^① 饴饬：用荞麦面轧成的长条，可煮着吃。

馅饅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小英杰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肚里饥肠辘辘，饿得难受。

英杰娘从襟袋里摸出一块高粱面饼递给小英杰。小英杰掰了一块又送给娘：“娘吃。”

“睡觉了，娘白白糟蹋粮食，你吃吧！”

“娘不吃，我也不吃。”小英杰把高粱面饼塞进襟袋。

英杰娘心疼地把饼又塞给儿子：“娘不吃，俺老黑吃……”

总算挨饿受冻走进了天津卫。

天津卫是五方杂处、北方最大的水旱码头。小英杰望着路两旁一栋栋的高楼，橱窗里五光十色的吃穿用各种东西，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拥拥挤挤的人流，简直有些头晕眼花。

在家乡，小英杰最喜欢赶庙会。附近村每逢庙会，他都缠着娘领他去。他认为庙会是最热闹的地方了。走进天津，他觉得这可比家乡的庙会大多啦，热闹多啦。唉！可尽管天津的地面大，又热闹，小英杰却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他已好几天没什么东西入口了。

走到一个热闹区。路两旁密密麻麻地摆满地摊：有估衣、旧货、鼻烟壶、手炉……。再往前走，是一个接一个的食品摊：卖茶汤的摊上放一把半人高的大铜壶，掌柜的用大铜壶里的滚开的水往放好糖和小米面的碗里一冲，立即散发出一股甜香气。刚刚揭屉的包子，热气腾腾，散出诱人的肉香。五颜六色的锅巴菜，一碗碗地摆在摊上……。小英杰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饿得心发慌，眼一黑，栽倒在路上。

一个身穿旧布袍的中年人走过来，他看英杰那蜡黄的小